

詩疑

王魯齋詩疑序

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紀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菴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荅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

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為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蓋如此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詩疑卷第一

金華王柏著

行露首章與二章意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每竊疑之後見劉向傳列女謂召南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訟之於理遂作二章而無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亂入無疑

衛莊姜之詩凡五其一國人於莊姜之始至而美之碩人是也碩人之詩前三章意已足後一章體致不類不然則以四為三猶有序也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亦太褻矣其四詩則莊姜自述也綠衣當在前蓋莊公初惑於嬖妾夫人憂之思古人以自比處之善

矣終風則悼其待巳之不以禮而莊公輕狂暴横之態儼然可見日月則缺全不顧矣夫人亦未免無少怨也燕燕作於莊公卒後忠厚之德藹然夫人至是而賢益著使嬖妾皆如戴嬀又豈有綠衣之作乎綠衣燕燕二詩熟讀之自可見

詩傳疑柏舟之詩亦莊姜作也愚謂詞意全不類以兄弟不足依據而嘆其不能奮飛此閭巷無知之言也苟能奮飛則棄其所天可乎莊姜安得出是言哉至於寤辟有摽則哀而傷矣此爲他婦人怨夫之詞非莊姜也明矣

凱風之詩孝子之心至矣其爲詞難矣是詩也寄意

遠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可謂能幾諫者也
此孝子自責之詞序曰美孝子何其謬哉
雄雉之詩此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三章從容
閑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末章愛之切期之深理亦
甚明大有學識之人也不忮不求之句夫子固嘗稱
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一步故云耳學者
亦須從此用功可也
谷風之詩婦人爲夫所棄委曲敘其悲怨之情反覆
極其事爲之苦然終無絶之之意與柏舟思奮飛大
有間矣此聖人所以制三不去之義其意深矣
簡兮之詩序者以爲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此固然也

但謂刺不用賢則是他人作此詩而詩記亦謂此賢者非東周所有自是西周昔日有之觀其前章形容其有力如虎赫如渥赭此何足以見其賢詩傳則曰此賢者玩世仕於伶官作此詩若自譽而實自嘲最爲得其情至末章始托興而思西周之盛王此其所以爲賢也非末章不得見其賢矣

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速遁如北風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緇之操其可苟哉北風北門在人審時量力而爲之未可

輕相詆呰也
宣姜本爲伋妻而宣公要之終譖伋而殺之者宣姜也可謂忍人也未必惡伋也無乃愧伋也及生壽而慨然代伋之死壽亦賢矣宣姜於是亦有年矣則又通乎公子頑不良之甚也乃生戴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不夫而舉四子無恥尤甚衛之人倫掃地烏得不亡所不可曉者稟不淑之氣而子女之多賢此又何也
君子偕老三章東萊先生曰一章責之也二章問之也三章惜之也其論精矣愚謂責之問之誠是也末章惜之豈以色而忘其行邪

定之方中最善賦其事作室而先種樹爲琴瑟之需可見其規模深遠其次方及於農桑此國家之先務而不可緩者又其次方言牧馬之盛則中興之功次序粲然其要盡在秉心塞淵一句上

干旄之作以見尚賢樂善尤爲中興之本

衞之詩淫奔者固多而賢婦人之詩亦不少前有莊姜四詩後有柏舟載馳竹竿河廣以至泉水雄雉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之詩也

黍離周大夫之作亦善於爲詩者感慨深而言不迫切初不言其宗國傾覆之事反復歌詠之自見其悽愴追恨之意出人意表

君子于役閨思之正也感時念遠固人之常情至情所鍾聚在苟無飢渴一句上

中谷有蓷雖婦人爲夫所棄想出於凶年不得已之情而非有所怨惡也是以有閔之之心而無恨之之意其人忠厚如此范氏說冣得講官之體

大車之詩古人以其大夫能治其私邑而婦人不敢犯義故以此美其大夫也然婦人革面而未革心者也畏予於爲政之時尚要誓於旣死之後心堅而志愚此善政之不如善教也豈不信哉刑政少弛則醜行復矣

青衿靜女之爲淫奔已曉然矣木瓜采葛之爲淫奔

而情欵未明至於揚之水亦謂之淫奔愚則未從若曰人有閒其兄弟而兄弟相戒之詞豈不平易明白而有餘味今曰男女要約則未有以別其爲男女也將仲子序者固妄矣而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而朱子從之愚謂其有所未盡也此乃淫奔改行之詩也仲雖可懷獨能畏父母兄弟之言又能畏人之清議三章六無字所以拒絕仲子爲甚嚴與大車誓死不相舍者大有閒矣

鄭衛之音並稱久矣愚嘗考三衛詩凡三十有九篇如兩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載馳竹竿河廣此十詩皆作於宮壼之中秉義守正詞氣忠厚可以

繼二南之美次而士大夫如簡兮北風北門考槃干旄等作皆賢者之事下而民俗如雄雉伯兮擊鼓凱風谷風或得人倫之正或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皆佳詩也蓋自衛武公學問精密孜孜求善老而不衰如抑抑賓筵之作森嚴淵奥參之二雅中真可無愧淇澳一詩形容武公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興寄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大學所以取之以爲至善之本在位既久則其流風善政豈無漸漬於人心者後世淫奔之詩如靜女桑中氓世有狐四篇而已删詩如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蝃蝀六篇爾鄭詩二十一篇而淫奔者十六其間作於淫

女者半之風俗之不美如此故聖人尤欲放之今以鄭衛之音並稱者失之矣

衛國多於變故後得其正自立國之初然也管蔡之亂此周家積累極盛之際乃有此大變康叔繼之能和集其民而得歡心其後公子和襲攻世子共伯而奪其位是爲武公共伯之妻堅柏舟之誓而武公改行自脩治其國五十餘年謚曰睿聖抑抑賓筵伯仲二雅淇澳之詩幾與成王並稱可謂盛矣周公伯禽之魯後世莫之競也至於宣姜始終亂人倫之正乃有子壽之賢且生文公中興衛國而許穆宋桓二夫人守節秉義德邁當世如黷輒之爭國大變也又有

公子郢之堅讓故其亡也獨後於諸國然三衛諸詩
錯亂顛倒殊無意義先儒謂衛國首併邶鄘以此爲
變此因後世之詩隨文生義故有是說烏知聖人刪次
之意果如是說愚竊意共姜之柏舟當爲變風第一
淇澳次之莊姜諸詩又次之而定之方中干旄二詩
終之此衛風之先後當然也其他諸國採雜不勝其
謬不可盡舉矣

考槃詞雖淺而有暇裕自適氣象孔叢子載孔子曰
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此語足以盡此詩之義
殊不見其未忘君之意序者既誤箋者大害於義雖
程子忠厚之言而朱子亦不得而從也熟讀詩自見

鄭詩多淫奔忽有出其東門一詩守義安分爲得性情之正序者全不讀詩乃爲閔亂又曰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殊無一毫相似蓋淫風薰染之中猶有不爲習俗所移者見如雲之女不敢起犯義之思而自安室家之貧陋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未嘗忘此參之二南之中可以無愧序者何所爲而讀者何不思耶

東門之墠此男子有所慕而不得見之詞序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恐亦未盡然

齊詩十有一篇止雞鳴一篇爲美詩爾若還與盧令令亦尚武之餘風著之詩先儒取其可以見當時靚

迎之禮廢而不罪此女之氣象輕佻無肅敬之心非嘉詩也東方未明之詩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與上下意不貫未必本文也其刺齊襄魯文姜之行凡五詩敝笱之篇刺魯人從文姜之淫亂如此之多猗嗟刺莊公則已甚明無異說矣

詩傳曰邶鄘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猶繫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愚考其詩初非邶鄘詩也其詩出閭巷猶可曰此邶人之詩也曰此鄘人之詩也其詩作於宮壼作於臣人而曰此邶風此鄘風可乎共姜自誓莊姜自述必不作於邶鄘也明矣載馳作於許也泉水作於異國也以其思衛歸於衛風猶可也一在邶風

一在鄘風也作此爲何義與竹竿河廣義則一也而後二詩獨存於衛風何以別哉泉水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竹竿曰泉原在左淇水在右泉水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竹竿亦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泉水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竹竿亦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疑出於一婦人之手今分爲二國之風不知何說以釋愚之疑也哉又如簡兮北風北門刺宣姜諸詩定之方中等作皆不可繫之邶鄘也豈不著明於是知分次前後即小序之人同一繆也

伐檀之詩造語健而興寄遠但詩記詩傳各爲一說詩記說於序爲近詩傳說於理爲高但未有以必其

詩之果何如也二說別無他意只不耕不獵兩段一以爲自謂不可不耕而食不可不獵而肉也一以爲汝不耕而何以得食汝不獵而何以得肉一以爲自言一以爲詩人之言愚竊謂詩傳之說固高矣轉旋煩費詞今以平易爲主味胡瞻爾庭有縣貆之句他人指之爲直截但二說皆指君子爲伐檀之人殊覺不貫妄謂爲車當以行陸今在水濆者用違其才也今乃受用如此之盛莫是不素餐之君子乎蓋譏之也未能信其必然姑記其疑

陟岵之詩見父子兄弟相望之眞情亦善作詩者也晉之鴇羽小雅之杕杜皆不及也

葛生傳言婦人以其夫征役而不歸思之而作此詩也予觀所美二字則知其非夫婦之正當時賢婦人稱其夫多曰君子軍士之妻亦有稱伯兮者未有稱其夫曰予美防有鵲巢之詩旣以予美爲所私則此不得而獨異是必悼其所私之人也

蒹葭不類秦風也所懷之人未有以證其正不正也體致亦雅未見爲邪思也

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其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朱子於此見其逼迫生納於壙之意然亦大段狠狽了三良彼三良者旣不能引大義納君於無過又不能爲國家慮不以自全爲嫌不然則慷慨從君於死

爾何至恐懼如此哉或曰此觀者之惴惴味其意正指三良後人避此欲飾其詞爾

陳風十篇止有衡門一詩爲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於鄭風矣大姬好歌舞其民化之遂至於此以武王之聖大姜之賢閨門之訓不宜有是澤陂之美人未有以見其正不正詩傳遽比於月出恐亦過矣

檜曹二風多好詩蘇氏謂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非也鄭風止緇衣爲桓公武公之詩本周人作也不當係之以鄭餘皆莊公以後之詩已東遷矣檜則西周時詩賢人憂周道之衰百姓怨征賦之重不

如無生其後桓公滅之羔裘之作疑其思舊君也素冠尤見賢者傷今思古庶幾有行三年之喪者皆鄶風所不及邶鄘可併於衛檜不可併之鄭矣

下泉四章其末章全與上三章不類乃與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錯簡也

豳風止七月一詩是本詩它皆非也周公以立國之本衣食之原朝夕誦於王前可謂萬世敎幼主之法實與無逸相表裏不可偏廢詩中雜舉時序若無倫次其要只是衣食二事第一章總言之次四章言衣後三章言食極爲縝密詳備凡舉時月皆以夏正言是知三代雖互建正而終不能外夏正夫子行夏之

時亦周公之意也

詩傳之釋名義精矣其釋草木蟲魚也密矣惟斯螽莎雞蟋蟀謂之一物以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則未解此本程子說其病在詩中以七八九月系於莎雞之下若一物然箋者曰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雖自曉然竊恐蟋蟀元在七月之下以詩之句法律之當然也不應獨此數語出奇如此

小雅中凡雜以怨誹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得小雅粲然整潔

四月六月七月十月等作傳者皆為夏正之月獨於正月一詩乃為去聲謂此正陽之月而有繁霜為霜

降非時此爲可憂故曰此賦也若作興說雖指爲建寅之月自不害於義何必委曲其詞以成就一賦字詩人平易若以非時便作四月繁霜有何不可

諸詩多以篇首字爲題獨巧言於後章提兩字爲題尋他類例則知又有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厦屋雨無極當添兩句大東當曰小東小東二字旣在上又以小雅之例比之亦當曰小東如小旻小弁小菀小明是也若以小東爲題則有餱簋飱當爲第二章矣常武之詩亦無常武二字但有王奮厥武之句恐如雨無正或逸句又如酌如賚如般之頌並無題字恐是大武詩內之章也

或謂巧言之末章有彼何人斯一句與後篇彼何人斯實相連恐後篇錯雜在前以句律觀之非可合也兩詩恐是一人作耳如終風之末章亦有日居月諸之句如後篇日月相連章句不同而爲莊姜之作故也

一部詩原頭本於文王一人上推后稷公劉以來下及后妃大夫妻以至後王諸侯皆以文王受命興周之故然其詩典重淵奧正大明白莫如大雅作於周公之手者凡四篇曰文王大明緜皇矣四篇之中又莫如文王初言文王只如此亹亹然強勉做將去而令問自至今不已亹亹二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

添一箇穆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字而已此今問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天理無形但取法於文王天下自能興起乎信凡所以稱賛文王者只一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乎信只是此數句已盡大明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即前篇緝熙之敬而天命自然歸之皇矣一篇又說文王不自作聰明但循此天理而已棫樸旱麓思齊靈臺下武文王有聲此六篇非周公作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棫樸詩也上言文王姿質之美又能勉勉不已此所以能綱紀四方也此篇詩言文王得人之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

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即亹亹也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至寶至味薦於宗廟則必受福如文王之至德必受命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鳶之機動於上魚之機動於下不知其然而然如文王之作興人才上下各得其宜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二詩鏗鏘淵永極其形容終不如周公之實思齊有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在宮時如此之和在廟時如此之敬於至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之者於無所厭之處亦常有所保守亦庶幾乎於緝熙敬止之遺意要又只在幾箇疊字曰亹亹曰穆穆曰勉勉曰翼翼曰雝雝曰

肅肅尤有精神滋味文王之德可謂盛矣極其所以形容者止此甚矣其難也

頌之體告于神明尤宜精密嚴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德不雜與天爲一也又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言在廟之公侯百執事之人莫不雝雝肅肅以秉執文王之德上言文王之德之原如此之大下言文王之化之流如此之盛此非周公不能至此

周公敘周之所以興上極后稷之功德見於生民等作可謂至矣於思文言后稷配天之實不過八字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功此德真足以配天於祭義

所以當配天也
板之末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此言無一物之非天也此八句反覆再三而不若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八字之爲約也
說詩者不費詞而詩意自見此妙於說詩者當以聖賢爲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

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張子曰誦爲絺爲綌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此皆善觀詩於閑慢句語上見國家之盛衰

宋公筆記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而靜也顏

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張橫渠云讀詩於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而有得又謂晉人每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此皆得於詩者淺也烝民一詩全篇精奥豈只此兩句可誦而已如車攻云之子于征有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如江漢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觀此議論豈不正大其句法雄健豈後人可及厲王之世亂矣宣王一出整頓精彩大異見之歌詩便有盛時氣象只宣王一世隨手壞了幾至亡國一興一亡如反覆手可畏哉

谷風以夫婦相棄故有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句小弁之怨乃以此四句綴于後既與前意不貫而亦非所以戒父也必漢儒妄以補其亡耳

頌有兩體有告于神明之頌有期願福祉之頌告於神明者類在頌中期願之頌帶在風雅中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也

詩凡三變矣正風正雅周公時之詩也周公之後雅頌龎雜一變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再變也秦火之後諸儒各出所記者三變也夫子生於魯襄公二十有二年吳季札觀樂于襄之二十有九年夫子

方八歲雅頌正當龐雜之時左氏載季札之辭皆與今詩合止舉國風微有先後爾使夫子未删之詩果如季札之所稱正不必夫子之删巳如今日之詩矣甚矣左氏之誣其誑我哉自可撫掌一笑於千載之上

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爲夫子旣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删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庵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

遺策何者蓋其規橅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愚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删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與鄭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奈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愚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臺

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殺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絶者以此放絶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爲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迹而後知今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或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爲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於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

淫詩未爲缺典況夫子荅爲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
於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目以俟有
力者請於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

野有死麕 召南　靜女 邶　桑中 鄘
氓　有狐 並衛風
丘中有麻 王　将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墠
丰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鄭風　大車 王
晨風 秦　東方之日 齊　綢繆

葛生 唐　東門之池　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並陳風

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尚小序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傅會穿鑿曲爲之說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於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晉亂刺好色刺學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禮也否則曰憂讒也懼讒也或曰思遇時也思見君子也未嘗指爲淫詩也正以爲目曰

淫詩則在所當放故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於詩而直指之曰此爲淫奔之詩予嘗反覆玩味信其爲斷斷不可易之論律以聖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謂不去其籍乃所以爲善放絶者也今後學旣聞朱子之言真知小序之爲謬眞知是詩之爲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旣明不可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

詩疑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疑卷第二

金華王栢著

詩辨序

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托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故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騖於高遠援据傅會穿鑿支離

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藴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擬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頼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

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闕疑固學者之可罪狃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縱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後世之經又何忍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刪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巳定刪周公之後龐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系之以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没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絶也太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龐雜巳荒周公之舊制

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没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爲夙怨大讎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

今不知詩之爲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絶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

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迮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秪牾之迹遂絶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巳三百年烏在其爲得於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堙没詭所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巳亡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

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删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堙没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復遺恨惟風雅之别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荅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有腔調不同之説有體製不同之説有辭氣不同之説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説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説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説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説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説其義可乎究其爲

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間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於心思正以其義焉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薰烝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荅陳氏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邪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

取也至於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据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爲句二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毋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興周者王化基於衽席而風動於四鄰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

因以放此章句總爲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於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具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旣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末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此風也周旣有天下之後分封諸侯列國之民感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曰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

後之風也風即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始降爲風乎鴟鴞周公之詩也固已降而爲風矣但系之於豳非也蓋正雅皆公卿大夫之作也以公卿大夫之作而不可以爲雅之用然後始降而爲風焉後世於此一降字義有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紛然厖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摩薫陶情性教化盛矣内而妾媵之微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歌一語與豐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寂寥堙没終無一

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逮東遷之後土地且蹙一旦興起播之篇詠遽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於何彼襛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強尊之而名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強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

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爲全無疵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毋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也者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驗絶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於煨燼之餘茍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説何可馮哉聖人於杞於宋尚有不足證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

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
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證驗
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愉鼚勸之情與譏刺
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
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
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
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旣不同形
之於語言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
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
目不應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
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眞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其能勉强不失於金石籩豆之閒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子謂善觀樂

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同異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后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

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吾侯之賦假樂賦旣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爲之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閒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

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豳風辨

豳何爲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之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

之功以成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瞽矇朝夕諷於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爲周公之意也耶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埀法於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儕之以風繫之以豳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韓魯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豳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

稷系之以邰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系之以周亦可也今不邰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豳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恐與豳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眞歟歌豳之文見於周禮之籥章旣曰豳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而備三體之用歐陽公併與周禮遂毁之則過矣王氏謂豳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系之以豳猶云可也至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豳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

變矣惟周公能正之故夫子系之以豳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豳本變風以周公能正升爲正風如劉氏之說豳實雅也變而爲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於金縢之書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獒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收拭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迂曲也聖人之法條理嚴密必不如是之苟率也夫豳谷西北之陲也三監東

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之先後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雜然強附苟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豳風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巳久今遽鈌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旣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也使豳果有詩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爲深遠哉豳之爲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鈌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疎之過也當鈌而不能鈌此贅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説者以爲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爲之説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曹曰唐曰衛於魯爲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説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關於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師傳於周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

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爲逸詩者不知夫子旣删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當缺者況國風之次序尤不必贅爲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删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檜陳曹豳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爲說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邶鄘爲亂首也此亦因文生義未有以證其決

然爲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閒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爲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外於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沉潛玩味其所無疑者斯可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缺疑之義爲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爲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閟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荆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爲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於他篇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爲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戎狄是膺荆楚是懲爲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

荆楚之役然亦無他明證不敢必以爲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据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説雖斷章取義固善詩者之常至於提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爲周公亦恐孟子不如是之耄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爲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爲可羞況於僖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爲荒誕之辭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尚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淮夷徐方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於書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昭灼明

驗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之思耳又竊意土田附
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脉不貫當以公車以下九句接
此爲一章繼以泰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此倫
序方整旣不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爲伯禽之
事欲以魯侯是若爲前段之終後段自周公之孫起
止萬民是若終前爲四章後爲四章周公之孫福女
爲一章秋嘗止有慶接天錫公止兒齒爲一章三俾
自爲一章徂來之下自爲一章古人作詩章句雖重
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
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與源淵必出於賢人君子之
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尚可揖也則其斷續破碎

之疵可以知其爲傳者之誤惟駉與有駜二詩未知其爲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馘於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爲弱國烏有此駿偉之績哉祝而願之之說鑿尤甚矣蓋願祝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語脉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味其詞氣雍肅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孰出於聖人之書旣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爲而不決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説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説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葢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於幽厲之閒晚巳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益衰二雅於是亡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顛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會又不可

經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詞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於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血脉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雅爲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辭而删節擺脫則情閒而理迂恐與孟子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

曰天子五年一廵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廵狩絶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政教號令固巳不及於天下諸國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

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後世猶未有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因爲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刳剔揍飣雕刻繢藻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敎未經蹂踐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

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聖人詩之爲教所以異於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兆朕也

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氷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於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爲雅或以爲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爾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堙至程夫

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於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詩疑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